

祖徕集稿

十九

57X
20
25

平子校

七

十九十八

題言

中漢

蜀山房



集

徂徠物先生護園遺藁卷之十九

東都

物茂卿 著

男 道濟 輯

文部

雜文五首

譯文筌蹄題言十則

是編予二十五六時所口說僧天教及吉臣哉筆受
成帙以今眎之一如老姆師誨癡騃女兒其口諄諄
然不能自已而蒙生傳寫無脛走千里外洛中來者
往往說家享拱壁珍襲帳中不啻中郎論衡矣近者

荆厥氏懇求上木以息毛穎脫帽屢謝之勞也予迺
笑梨棗何辜是則訴屈哉或又憾其尚多挂漏則因
語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
三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
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
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羣
書也又覩 憲廟好學海內嚮風闡闡諸書講惟如
雲世仁之期今也將及而求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
寥寥乎無幾焉則亦在精志與否耳管子曰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故在能思者

則是編爲贅旒矣在不能思者則是編亦爲贅旒矣
唯第二等根器藉此梯樣警發其機別向和訓外通
一線路則八角島直接壤明州不見中間淼漫吞天
日夜與華人交臂晤言者庶或見之哉是則挂漏足
以廣思訛誤足以蓄疑疑思交蒸靈慧以生豈非如
予嚮在南總無師友者之良師友邪故予亦不恤此
兔園冊子落人間也予昔趨先大夫之庭與聞閒靜
字義此其撥脫和訓精數字詁之所職由故是編亦
以此二字爲首則示不忘本也
此方學者以方言讀書號曰和訓取諸訓詁之義其

實譯也。而人不知其爲譯矣。古人曰：讀書千遍，其義自見。予幼時切怪古人方其義未見時，如何能讀。殊不知中華讀書，從頭直下，一如此方人念佛經陀羅尼，故雖未解其義，亦能讀之耳。若此方讀法，順逆迴環，必移中華文字，以就方言者，一讀便解，不解不可讀，信乎和訓之名爲當。而學者宜或易於爲力也。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語，中華自有中華言語，體質本殊，由何脗合？是以和訓迴環之讀，雖若可通，實爲牽強。而世人不省讀書作文一唯和訓是靠，卽其識稱淹通，學極宏博，倘訪其所以解古人之語者，皆似隔靴

搔痒，其援毫攄思者，亦悉侏儻鳥言，不可識其爲何語。此無它也。嚮所謂易於爲力者，實爲之祟也。故學者先務，唯要其就華人言語，識其本來面目，而其本來面目，華人所不識也。豈非身在廬山中，故乎？我今以和語求之，然後知其所以異者。假如南人在南，不自覺地候之異。北人來南，乃識暄熱耳。觀其順逆迴環，然後可讀焉。則知其上下位置體段之不同也。其正訓之外，字必加轉聲，然後可讀焉。則知此方助聲多於彼也。其也矣。焉類無方言之可訓，而此方助聲亦莫有文字焉。則知彼此語脉文勢轉折之則自

殊也。異字同訓者衆，而和語亦有不入訓者存焉。則知彼之所有，此不必有；此亦不無彼之所無也。有一訓被多字者焉，有一字兼多訓者焉。則知華和言語參差互涉，不可以一抵一也。仁義道德性命陰陽，莫有和訓焉。則知聖人之邦命名立教，自有常言之不能盡者存也。異字同訓及訓不的確者，猶有換以今言可以正其譯焉。則知古昔作和訓時，方言尚寡，後世彌文言語之數，轉相信從也。然其上下位置體段脉勢，是爲大者。予嘗作文，罪一書具言其天秩森然，不可得而紊焉。能讀者玩索有得，則一悟瞭晰，左右

逢原矣。字義極零細，雖竭畢世之力，未易窮究其載在字書者。特本艸之說藥性已，苟非博稽經方，而驗應病以識君臣劑和之異用，炮炙湯散之殊宜，安能曲當洞悉，一無所誤乎？唯其同訓異義者，予爲蒙生苦口辨析，是編爲其槩略。始欲更爲新譯，悉去和訓迴環之讀，而其世久相承，爲讀書法，終不可廢也。亦猶華音訛轉爲國音，而國音亦不可廢者。故但就和訓附以新譯，使學者據此推擴益精，以或得不卽不離之妙于和訓迴環讀之外者，是其望蹄爾。譯之一字，爲讀書真訣。蓋書皆文字，文字卽華人語。

言如其荷蘭等諸國性稟異常當有難解語如鳥鳴獸叫不近人情者而中華之與此方情態全同人多言古今人不相及予讀三代以前書人情世態如合符契以此人情世態作此語言更何難解之有也書唯六經爲至奧眇者而詩風謠歌曲典誥榜諭告示春秋爛朝報禮爲儀註易卽卦影發課假使聖人生於此方豈能外此方言別爲深奧難解語哉道雖高深語唯是語言如其高深之道則存乎其人焉觀孺子滄浪歌亦唯言水清可以濯其纓水濁可以濯其足耳語言上豈別有高深意乎及夫子聞之迺曰自

取之者可以見焉若以高深之理解此方語言則吾儕平常所言亦當有堯典三萬餘言之解也祇以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人作奇特想能譯其語如此方平常語言可謂能讀書者矣此是編開卷第一義也曰和訓曰譯無甚差別但和訓出於古昔搢紳之口侍讀諷誦金馬玉堂之署故務揀雅言簡去鄙俚風流都美誠宜人耳且時屬淳厖語言之道未闡以此而求於中華之言其在當時尚已寥寥覺乏矣況以世降時移語言之道益變益繁益俚益俗故以今言而求於和訓已覺古樸不近於人情如和歌者流勢

ハクダリ下ニテ一字
アクハツメテス

厖

語源語諸書此皆閨閣脂粉猥褻之語一似金瓶梅類今讀之高雅幽妙大費注解似中華有典謨又以今言而求於中華語其比古愈繁愈細者稍可與華言相近且俚俗者平易而近於人情以此而譯中華文字能使人不生奇特想不生卑劣心而謂聖經賢傳皆吾分內事左騷莊遷都不佞屈遂與歷代古人交臂晤言尚論千載者亦由是可至也是譯之一字利益不鮮孰謂吾好奇也哉

予惡講每戒學者不聽講說而人乍聞之莫不驚駭一如釋迦成道說華嚴頓大法諸聲聞羅漢如聾如

瘂捲席走出吾豈好作高妙說此自諸生懷高慢心但聽第一句不聽第二句稍不合己心則輒颺去予固懶惰亦有人心豈不欲少酬諸生來問之心況業已棄身作蠢蠢文字堆中此事固所嗜雖懶惰豈不欲推吾所嗜與諸生共之耳祇深知講說之害諸生不小小甚稔故一片婆心不惜口業亦不暇顧世儒下帷代耕者懷忿恨也諸生蓋莫不曰講習討論自古有之何物狂生出是狂言殊不知中華所謂諱者此方浮屠家說法爲稍近之其大要不規規於章句文字但務揄揚道德闡明仁義曲譬旁引飽厭人意

能使聞者易於感發不能自己是已是可以施於王公大人及武弁不學者之前而非所以造就髦士者此方之講則異於是焉字詁句意章旨篇法正義義註家同異以及故事佳話文字來歷凡有關係于本文者叢然竝集臚列如開肆連續如貫珠一物不備則嫌於己之恥一語閒歇則慮於聽者之倦務美聲氣以悅人耳甚者時間笑話警醒坐睡動有靳祕責加束脩師傷其仁弟子傷智流風一成滔滔弗反假使其所說精確詳明一無差錯初學乍聽於其叢然竝集者安能一一識別其何爲字詁何爲句意何

章旨何篇法某爲正義某爲旁義云云者明白無謬哉勢之所必認彼誤此其害一也學有次第識有淺深高妙之論精微之說卒使蒙生聞之必如如來說圓教而聲聞作二乘會其臆私擬度遷就陋見其害二也侍坐日久耳根旋開得益漸多遂謂先生真聖人試一閉戶讀書累日所獲終不如一日所聞坐收衆美由是漸生卑劣心貴耳賤目廢讀務聽與其砌砌自攻寧終身講席此心一生前途遂盡吾未嘗見講帷下出名士緣此之故其害三也萬卷書豈能一聽其害四也廢讀務聽之弊必至不能讀行間無

副墨者而後極其害五也師之所尚弟子效之從旁
援筆錄其所講言前後次第一字不差甚者則曰師
於是處一聲咳至此句一擊節學其聲音擬其容貌
自謂假饒不得爲曾參必爲有若以爲他日西河民
疑吾夫子之資其爲鈍賊莫是爲甚其害六也講說
之間業已不能廢和訓及其說字義且依傍和訓趁
勢成義聽者但見其說之可通便謂本然而不知其
離本義已遠其害七也講師多不作文章夫文字不
爲己用其實由不知文字譬諸不知人者不能用人
不知文字所講皆妄且文字貫道之器何取乎道其

害八也不朽大業由是遂廢宛乎其死飄若艸木其
害九也其間有豪傑者一開講肆弊風所扇懸貨求
售門庭遂立或謂孔孟宗旨在此或謂閩洛正脉存
焉圈套一設多少英才皆入其彀中夫學問之道古
謂飛耳長目廣益聰明天之生才如艸木區以別使
其隨才自達猶恐有風雨摧折之患而況縛其枝幹
屈其根莖緣何生長以成棟梁之良其害十也十害
爲母百弊孽生故予嘗爲蒙生定學問之法先爲崎
陽之學教以俗語誦以華音譯以此方俚語絕不作
和訓迴環之讀始以零細者二字三字爲句後使讀

成書者崎陽之學既成乃始得爲中華人而後稍稍
讀經子史集四部書勢如破竹是最上乘也然崎陽
之學世未甚流布故又爲寒鄉無緣者定爲第二等
法先隨例授以四書小學孝經五經文選類教以此
方讀法時時間擇其中極易解者一二語隨分俚言
解說使其自得一日間不過一二次切勿說章旨及
道德性命之理大抵人心喜開通惡閉塞雖蒙生日
但誦全無分曉語必生厭想惜氣乘之僅得可解者
輒生踴躍由是精進且其一二零細後來合湊必爲
自用力地比五經皆畢既自得力乃授以史漢有和

訓者使其自讀副以字書備其考索中華此方年代
世變文物制度地名人名皆不同若不先讀此則不
識此爲何世界局盤不立茫無措手嘗見一宿儒講
大學序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輒謂如三代盛時皆坐
此故況道理精微非初學所宜空虛無憑易生臆度
事跡踈實便有依據故先授讀不問其能解以不逐
次精讀以終一部倘未通曉更讀二三遍學者之病
在求從頭皆解此雖似佳事迺其心胸窄陋不能優
柔厭飫非讀書器切勿爲其解說又不許其輒忘所
疑常要蓄在胸中疑畢便忘如畫水然亦莫有自得

日但如此讀書積以卷數自然渙然冰解史漢各二三遍後其聰明者於有和訓者皆莫有不可讀至此時便禁其一有和訓者不得經目授以溫公資治通鑑類無和訓者讀之一遍何書不可讀然後始得爲中華諸生予觀瞽有相者多不識路其無相者乃能自行是豈其才爲殊讀書亦爾瞽要早去相讀書欲速離和訓此則真正讀書法其初若不易得乃極若迂回其實捷法直徑莫有過此者方其讀史漢時或授以是編及文選亦似可省力如讀他書但要指授其書體格詩有詩體格易有易體格一知體格思則

過半矣若其高妙道理深遠旨趣則隨其資稟高下造詣淺深量其可及時或一二冷語微言忽然觸發如時雨之化其學便進百倍於諄諄教誨者記予侍先大夫七八歲時先大夫命予錄其日間行事或朝府或客來說何事作何事及風雨陰晴家人瑣細事皆錄每夜臨臥必口授筆受予十一二時既能自讀書未嘗受句讀蓋由此故藤煥圖亦自謂其幼時看林文穆公七武由是遂得讀他書此蓋演史中所有事少小耳目所熟故隨讀便解不煩講說耳近有一沙彌爲予寫峽中紀行便能讀書此亦日常聞予語

昔游故隨寫便解此類亦一大捷徑法

中華人多言讀書讀書予便謂讀書不如看書此緣中華此方語音不同故此方耳口二者皆不得力唯一雙眼合三千世界人總莫有殊一涉讀誦便有和訓迴環顛倒若或從頭直下如浮屠念經亦非此方生來語音必煩思惟思惟纔生緣何自然感發於中心乎如詩話文評類說某文高華某篇偉麗或清雅或閒曠或雄深或雅健又如杜詩有聲有色有味有力之類如非目熟文字之久義趣之外別覺有一種氣象來接吾心者則由何識別也又如作文章固有

和訓同而義別者又有義同而意味別者又有意味同而氣象別者此非耳根口業所能辨唯心目雙照始得窺其境界故譯語之力終有所不及者存矣譯以爲筌爲是故也然譯之真正者必須眼光透紙背者始得

是編有形狀字面有作用字面有聲辭字面有物名字面詩家所謂虛實死活卽是物也文辭中所說上下位置之法必以四者爲準故是編亦以此四者爲部目大抵天地之間萬物觸目皆分析爲四片差別家之妙訣本自易四象之數予自詫以謂得中華語

言本來面目者爲是故世儒有以易數及邵子學爲非聖人之意者皆不識知天知人中人上下聖人自有兩種之說陰陽五行孟子子思所傳漢儒得之師授口傳始筆於書予於荀子非子思孟子之言而得其淵源所自更泝本始則聖人寓諸禮樂器數之中故禮記及音律諸書非此不通矣此非是編所須又非蒙生要務但由以四者爲部目偶爾言及是編所出皆常用文字此外有詩家語有文章家語有丹鉛家語有經生家語有官府律令家語有簡牘語有四六語有俗語有市井買賣語及易卜律曆算

數醫藥種樹飲膳仙佛禪皆有言各各當究頗有雜抄猶未類分學者纔識其各有家言便當自得詩家語自別予覽世作詩者率皆清弱枯槁少有春風著物花木燁發天然富貴氣象察其弊由率緣初學皆經生經生語纔入詩中便覺寒乞相其小有識者動說意味如何殊不知外詩家語以求詩家意味終是沒交涉求之語言似淺實深求之意味雖深便墮外道其在中華唐宋分岐處實在此故欲學唐人詩便當以唐詩語分類抄出欲學選詩便當以選詩語分類抄出各別貯篋中不得混雜欲作一語取諸

其篋中無則已不得更向他處搜究如此日久自然相似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鍾伯敬諸家慎莫學其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但唐詩苦少當補以明李于鱗王元美等七才子詩此自唐詩正脉予近作柏梁餘材卽是物也未成集

學者既到能讀海舶來無和訓者田地便當讀古書古書是根本譬如據上游登泰山絕頂眼力自高胸襟自大後世百萬卷書籍皆他兒孫都不費力何則古書語皆簡短後世文辭皆冗長簡短者當加多少言語助字義始通冗長者芟去其多少言語助字乃

成古辭此其大略故古書辭多含蓄有餘味後世文辭義趣皆露莫有雋永故慣讀後世文者止見一條路徑熟讀古文辭者每有數十路徑瞭然乎心目間條理不紊及讀到下方數十義趣漸次不用至於終篇歸宿一路故非胸襟闊大能含容幾多義理眼力精明能使幾多義理不致隱匿能使幾多義理不致紊亂不致忽忘者決不能讀又以此胸襟此眼力讀後世文辭有何難事況道藝事物言語皆昉上古次第潤色次第破壞或分或合或盛或衰沿革展轉必先古後今然後得明悉其源委而不謬也而世學者

但喜擇後世極易讀者以讀之皆是下根下機卑劣
心所使此其病一如嚮者所論但讀有和訓者而遇
無和訓者畏縮不敢讀矣其學文章亦但學歐曾以
下極冗長卑弱者皆是同一病已夫文章之道達意
脩辭二派發自聖言其實二者相須非脩辭則意不
得達故三代時二派未嘗分裂然亦各有所主孟荀
老列韓賈遷固主達意者也左國莊騷相如揚雄主
脩辭者也東京偏脩辭而達意一派寥寥六朝浮靡
至唐而極矣故韓柳以達意振之宇宙一新然韓柳
求諸古故振歐蘇求諸韓柳故又衰降至元明文皆

語錄中語助字別作一法復與上古不合古今之間
遂成一大鴻溝故李王以脩辭振之一以古爲則可
謂大豪傑矣予嘗評隲西京下文人唐取韓柳明取
李王爲是故也世人逐人舌頭作語言怕衆欺寡徒
觀宋元明間經世久稱歐蘇者衆遂爾眩惑以謂韓
柳歐蘇王曾是文章八大家明世諸家何及豈非矮
人看場比乎亦緣講師經生勉強作文章狃其平常
所言遂謂文章非議論不可已殊不知議論敘事二
者是文章大綱領試觀專學韓柳歐蘇者決不能作
敘事也有謂古今自別何苦強模擬上古科斗時語

此大不知道理者言也。若以模擬爲病，則此方人但作和語可矣。何更學中華文爲也？且古辭簡而文，今文冗而俚，雅言亦簡而文，俗語亦冗而俚。中國語又簡而文，此方語又冗而俚，故以此方之人求諸中國，宜其喜後世文辭也。以其所近求其所喜，其冗者益冗，俚者益俚，故中國人學韓柳爲歐蘇，此方人學韓柳則僅得爲歐蘇之奴隸，況於其學歐曾者乎？古云：通古今謂之儒，又云：通天地人謂之儒，故合華和而一之，是吾譯學。合古今而一之，是吾古文辭學。此等議論大似與是編沒交涉，其實亦有大關係存焉。故

此附言爾。

題問槎篇首

正德辛壬之交，高句驪修聘東都，其使人趙泰億任守幹從事李邦彥而製述官李礪掌書記洪舜衍嚴漢重南聖重從焉。皆彼中詞華選也。此方操觚士海西達東關，蟻慕羶聚所在雲鶩，洙繆相詫，蓋習俗所使，要亦昇平一觀也。吾黨好事，迺稍稍有起而試之者。事罷後，皆寓稿吾社中，以相眎也。後先陸續，紛委積巾箱底，頃因吉生秋生來爲整理，頗成卷帙，暇便展翫，則予嚮所謂芙蓉白雪之邑，自堪遠人起敬。已每

值絕倒輒呼毛穎片語以賞賞已因舉白自浮段使謫仙來此將謂是卿尚在而猶且勉強作管裴以後人舉動病懶老子又從旁爲之點籌喝采豈不愈益增吾黨技癢之誚邪中秋翌日徂徠子題

題唐後詩總論後

右諸公論大抵盡明詩矣祇人心不同如面卽二美友于未免微有軒輊是天生才未盡而明之不能盡唐詩也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眎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

然不外斯色所以爲不可及也元美一身具四唐隨年紀以相升降可謂奇事矣敬美子業介乎盛中之交此諸公所不言也有湯顯祖程孟陽者年輩稍後衆論未之及夷攷其業湯韶令秀舊君采用脩之流亞時時奇僻因墮晚唐比諸昌穀則有間焉程迺宗祖劉白卑卑下矣至於袁鍾二子極口詆毀王李爲膚爲熟爲狹爲模擬顧其自有爲說者則鍾曰精神袁曰無法又曰人心自有唐弇州不云乎有物有則無聲無臭豈族二子之言則安得執一而廢一手段使其緘默不言詩而曰詩在是唐在是則足以欺人

耳纔一啓唇斯有聲詞有聲詞斯有格調非古則唐
非唐則宋元非盛則晚季非雅則俚所不免矣又使
其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互出並行如弇州博大具備
則猶之可耳今披其什袁宋鍾元絕無它調故其言
亦曰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其徒之言
亦曰味石公詩而賀奇全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
無不有是其借口唐者唯爲黠計不能自諱爲晚季
宋元者迺爲揚醜豈不昭昭然明乎嗚呼二子生宋
元後而自謂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也安足以欺知
者哉萬古神奇悉在陳腐中天不能舍鶯花而別爲

春離婁公輸子非規矩則不能爲方圓卽其自詫神
奇亦元瑞所謂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豈不憫哉古
聖人之言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是千萬世言詩者
之刀尺準繩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
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
爲不異也此色一壞秋冬蕭索之氣至焉豈翅爲詩
道言哉祇其爲人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醜
藉喜放縱惡拘束儒者有李斯象山陽明卓吾詩有
東坡文長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種人物以轉盛趨衰
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故予於諸論後特收戴氏二

無

則以立之防已本邦之盛其在寧平之際乎如鼉衡
藤萬里常嗣野筮厠諸唐人難可辨識暨乎皇華不
航而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一唯和訓是憑遂致弱
海萬里其弊也視麗若華則裴題倡陋長慶之風蔓
延朝著誦偈侔雅則元僧流毒蘇黃之派汎濫江湖
七百年來謂之詩可矣昭代御運文教鬱興而人稍
稍識操唐音然和訓讀字其弊自若唯識意義而不
諳格調體勢爲何物是以但認晚季緩慢者以當乎
溫柔和平之音又或經生作詩先入者爲主則宋風
淪髓汗下不能祛其最惑人者崎人之詩日與華客

相酬和則見以爲師承淵源莫真於是也殊不知王
李後明風屢變其存於今者非公安竟陵則箕生所
謂乳中佻外者已文章之道與氣運盛衰方今明亡
而胡興推之前古草昧間文氣尚閔其踵習晚明亦
猶洪永襲元餘也盛唐之道至弘嘉始闡極盛之運
亦宇宙所稀見則王李袁鍾彼未有定論者吾雖不
涉渤溟踐華域猶指諸掌爾故世之眩令中華詩者
其與管公以白傳自喜皆不得不惜其陋也要之海
內之大豈乏英才獨詩之行世者唯周伯弢方虛谷
蔡蒙齋及僧天隱之所輯者僅有一二杜律滄溟詩

選亦皆視若天壤不及企及焉故今抄明詩傳之寒鄉學者使藉是以識百年內外亦有能游泳夫開元天寶之盛者已日本物茂卿識

題詩學三種合刻首

古詩以漢魏爲至近體以開天爲至是自風氣所會雖其人不自知其然降焉而六朝而中晚愈工愈失亦不自知其然世之與詩汗隆也持是說者以世廢學然宋人始知學唐而唐益遠至于明人則復古復唐是豈世之罪哉學之不得其方也學之不得其方也論未定也論乃定自嚴徐功亦偉哉之二子者書

具存嗣是則二美胡元瑞皆有所論譏可謂備矣詩數既刊行危言卷帙頗浩未易上木石叔潭且手校三書授諸剞劂氏予既已惡夫以世廢學者乃題其首曰學之方也遵前脩定論習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化也明如觀火是謂之物格而后知至豈翅詩凡修辭皆爾豈翅修辭先王之教皆爾仲尼曰興於詩是其始哉蒙士繇乎是享保乙巳臘月望

四家雋例六則

斯集爲蒙學設也斯方數百年來數童子句讀六經竣輒授以真寶迺賈人所輯錄豈足以備執文施諸

鼓篋哉蓋室町氏之世闇習不文儒者失其官而浮屠膺皇華之選一時獲諸吳門之市乃眩其名而實以爲執苑琳琅携歸享之千金者遂被於流俗爲學者矜式近世儒宗巨擘亦皆錄其徒來歸童習白紵漫不之省猶曰真寶真寶或爲之疏鈔熒惑學者何其陋也雖有俊民習其燥髮所受終身奉之如天球拱璧悲哉今閱其書玉石並收魚目之淆珠是則亡論已大氏學文章識體爲先迺如漁父騷也而謂之辭北山移文移也弔古戰場文弔文也而槩謂之文讀孟嘗君傳讀也而列之傳原人原道論也而別立

原夫體且不識尚何問選賈人作之浮屠倡之儼然列諸庠序課程童蒙以塗其耳目甚則摘其註中謬誤者巧爲之故隱之帳中以求重其摺昇平百年駸駸鄉化而世尚乏能文之士者是其故未必不職由焉近年一二大師頗覺其非是則有代以謝氏軌範者是固名儒所纂錄然其書本以便舉業舉業主論策故其選主議論而不及敘事也夫文章之道闕一不可矣且舉子單身經涉數百千里勢不得多齎書而取足一二部故其載史漢諸雋篇者亦便旅途耳它如正宗必讀諸集或旁節及左國莊列者皆爲是

故也。今在此方舉業非所須，游學非所尚，而在國史漢豈可諉此而不寓目全書乎？故凡此諸集皆屬無用矣。按六經十三家萬世不朽之言，文章本業外此而無有焉。文章之體具于文選，然六朝之靡，韓柳以理勝之，別開門戶。宋元之弊，李王以辭勝之，復古之業始備。雖復歷千載，唯此四家爲作文之規矩準繩也。故特拔雋其集中以授句讀，範蒙學塗轍一定聰明以生。繇是而往六經十三家庶可得而學焉。是余選錄之意也。

唐稱韓柳，宋稱歐蘇，而今所以不取歐蘇者，以宋調

也。宋之失易而冗，其究必至於註疏而謂之文矣。是李王之所以痛心也。且歐非韓柳伍也，祇緣識韓者歐實先鳴，且其文優游不迫，類有道者態，故人多賞諸亦宋襄之霸耳，何足貴哉？子瞻誠仙才，筆隨意到，縱橫唯嚮，所以妙也。是特其才爾，蓋二氏之法，韓柳具是，學者苟得其法，雖無二氏可也。夫大匠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今置其法弗問而欲學其巧，其不以傷指者幾希。是予之雋所以止于韓柳也。世又有加以二蘇安石南豐稱之八大家者，是茅坤之私言也。世稱三蘇者，以其父子聯芳，一時歆羨者辭爾，豈

匹儔哉。半山雖鏘鏗，要爲小家。至於曾則本不敢望王與洵轍，何況永叔子瞻乎？及於朱考亭一稱之王，遵巖再稱之，而後人或采焉，是其意豈以諸家之文筋露骨高，而王迺多肉，故欲劑二者適之中邪？是俗見耳。其少肉者，以不脩辭也；計不出于此，而徒事調劑，宜乎世俗之賞韓幹也。且茅坤之抄，所主在舉業與奏議，皆所以趨時好也。時之與道相汚隆，有時乎帝有時乎與儻，豈不朽之謂乎？鄉者予社中多尚李王，有一先生難之曰：「學七才子不如學八大家。」大家之稱，豈才子比哉？予聞之笑曰：「曾謂茅坤之言爲律。」

令乎世之眩真實之名者，滔滔哉！

滄溟弇州屢稱北地，亦以其首倡也。其實能勝流俗爲嘉萬嚆矢是耳。必求其爲規矩準繩後學者，迺在嘉萬二子，故弗取也。汪伯玉能得二子之心而不沿其門牆，可謂豪傑士矣。然文少變化，千篇如一，故亦不取也。蓋滄溟全不用韓柳法，弇州非不用之，迺修辭以勝之，唯修辭復古是二子之所以異於韓柳也。漢以後無騷，魏以後無賦，之二者皆具文選。詔冊表啓檄箴銘頌之類，亦皆具文選。後世雖有作者，莫能初異，故此集不列韓佛骨表、祭十二郎文、鱣魚文最

著然非以文故不取柳梓人傳失體河間傳雖佳非所以教蒙士故皆不取弇州短長說錦衣中官北虜哈密諸志皆得西京髓然篇甚長者率皆不錄大氏韓柳雋不盈百而盡李王則否以其富也

學文章要識法故今勾畫其傍而書槩略于上亦唯爲蒙士啓發一二爾如其妙處豈可傳乎哉且一時取諸臆而不必深考諸家必當有相出入齟齬者得魚忘筌其勿拘拘哉

發四聲爲讀書先務而此方忽諸可謂鹵莽之甚故今特點其異讀者以便蒙士



